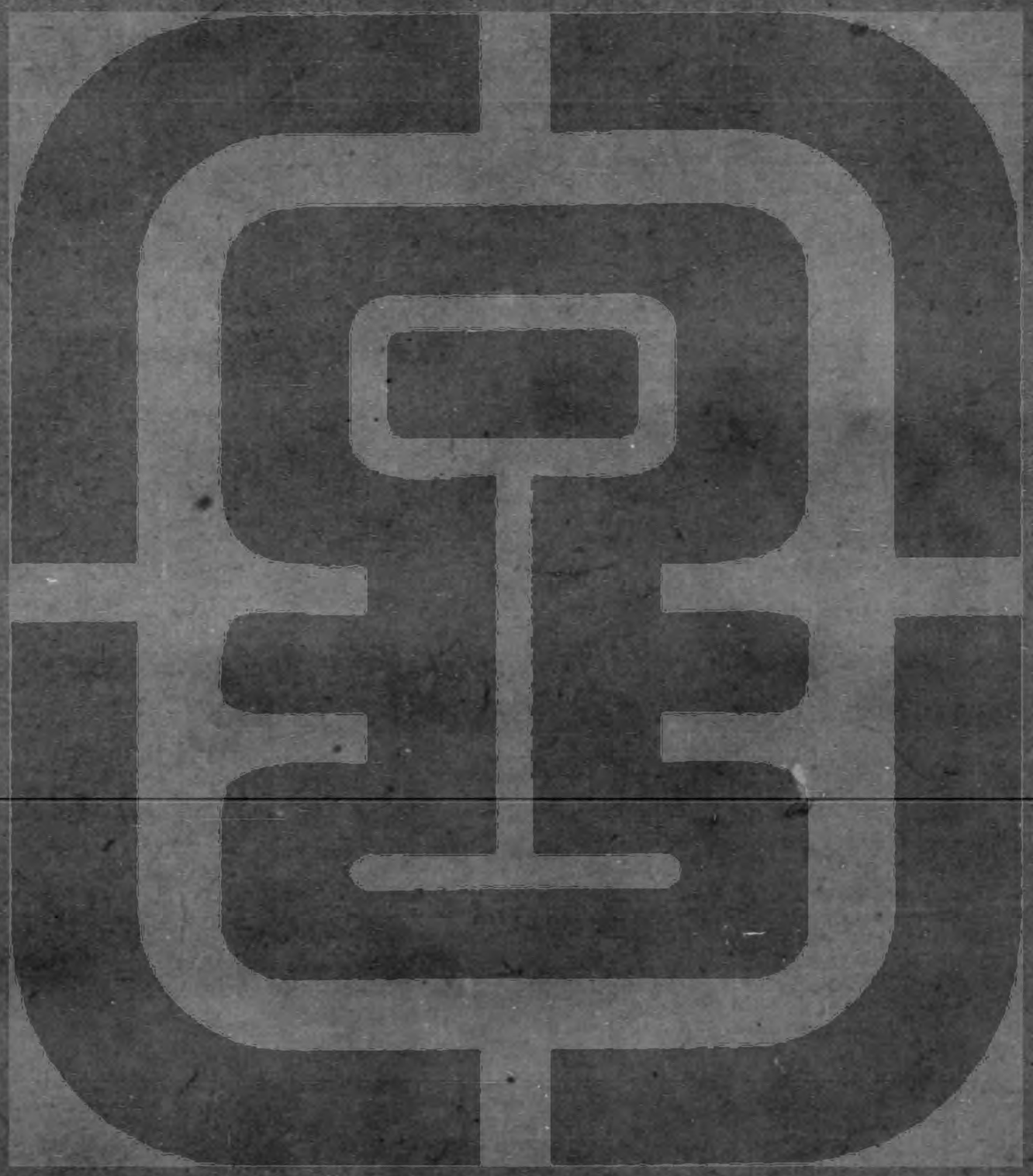


儒林傳第一　通志一百七十二

前漢

丁寬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

張山拊　孔安國　申公

王式　轅固生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魯徐生 孫延襄　孟卿　胡母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公

房鳳

後漢

劉昆　洼丹 雒陽鴻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子李彥　楊倫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孫堪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玄

魏

董遇　賈洪　薛夏

隗禧　樂詳

前漢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攻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

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至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太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

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
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
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
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
有進者及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
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
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
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
魯國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兒寬太后崩武安侯田蚡
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白
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
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
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
賢才焉謹與太常藏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
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

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
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
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
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
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
與計偕詣太常補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
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

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
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
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義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
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
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
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
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
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

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班固曰昭帝時舉賢良文學
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
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
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
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
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
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自魯問曏子木受易孔子
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

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
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
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受東武王同子仲雒陽
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
叔元元光中徵爲太子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廣
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
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守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
生從者讀易精敏過於項生田何受易時寬爲項

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
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
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
受同郡碭田王孫王孫受施讎孟喜梁丘賀蘇是易有
施孟梁丘之學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
受易後讎徙長陵氏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
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
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
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及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
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
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
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
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姓毛名莫如字少路）
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恒山太守此其知名者
也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兄爲孟卿善爲禮春秋授
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

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
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
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
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
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
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
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
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
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
受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
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太中
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
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
[illegible]爲都司空令里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
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
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劍挺墮墜首垂垂泥中刃鄉
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曰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

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卒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授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郡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爲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眞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京氏爲異黨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灾異得幸爲石顯所譖

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
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
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
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
陽灾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
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
太守翟誼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
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
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
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
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伏生時年九十
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
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及漢定伏生求其書亡
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
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

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傳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義上曰吾始以尚書撲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齊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宮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

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大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
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蘭卿者兒寬門人勝
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
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
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太傅而孔霸
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
望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
之擢堪爲光祿勳堪授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
博士霸以帝師賜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
自有傳由是大夏侯許之學商善爲筭著五行論
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
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
學炔音桂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
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
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
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

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脩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陽城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户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乞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傅之德於是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嘗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

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歙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誅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

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立傳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魯大夫綰臧請天子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

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
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
后好老子不說儒術得綰藏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
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下綰藏吏皆自殺申公亦以疾
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
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
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
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

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
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
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
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
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
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位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
皆下獄誅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
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

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詩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濺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之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頌音容）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蓋者疑也）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逷墜（上音蕩下）（音地）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大傅由是魯詩有張

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爲泗水中尉授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生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弊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所云則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對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城旦書則書也道家以儒家爲急故此於律令云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罪後上以

固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孝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万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潁川蒲昌君都君都爲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太官徒衆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王太傅嬰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賁音肥）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

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郡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食音嗣）與王吉吉爲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頌讀與容同容貌威儀也）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

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臣謹按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為刺史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聖之子賓客為群盜為人捕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之手而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慚服且以二戴之名與聖人之經並行而身為臧史子為盜賊猶不知非已而復謗人有子如此猶冀生乎昔跖蹻之不如也觀此則為儒者不可不鑒用儒者亦不可不審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
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
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仲舒爲江都相自
有傳弟子遂業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
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
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災
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
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
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
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
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
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
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
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
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
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
太傅徒衆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
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
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與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
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
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路爲御史中
丞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部與
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氏之學路授孫寶爲大
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爲郡守九卿從無
在盛官至大司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
士武帝時與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
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董仲舒議不及仲舒而丞相公
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
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
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皆習公羊
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
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
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瑕丘公爲

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聞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雖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申章姓也名昌字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

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

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大傅薦禹於宣帝

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荅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班氏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二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有其中矣

後漢

范氏曰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

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
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
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
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
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
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
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
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
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

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
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
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
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
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
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
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
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
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

鞠爲園蔬牧兒羌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
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五百五十室試
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
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
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
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
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
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
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

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
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
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
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
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
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
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

之云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莞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灾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殽黽驛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以經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

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
爲
注冊字子玉 風俗通注音圭 南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
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
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
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
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哥
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
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
時中山雒陽鴻字孟孫 雒陽名鴻音胡瓦反 亦以孟氏易教授
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游太學受孟氏易兼通
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
仲桓問任安又曰善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
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太
守聞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
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
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
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
人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
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
升于潛伏道傍候車駕而
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

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政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與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刃入邪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

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遂致禁錮臣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勑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勑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太守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

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
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
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
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
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歐陽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
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既傳業而謙恭好禮讓王莽時
爲長社宰更始立爲原武令光武平河北到原武見歙
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光武即位始爲河
南尹封被陽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
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歙在郡
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
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
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
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
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
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
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

歎已死獄中歎掾陳元上書追泣之言甚切至帝乃賜
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國除濟陰
曹曾字伯山從歎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
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授歐
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爲掾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
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與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
空弘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
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
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復
徵爲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
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物故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
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
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
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豆由是出爲潁
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
祠之

張馴字子雋濟陰定陶人也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光武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便蠲去崔發房爲王莽著錄比次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關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鐘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

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父楊少孤微常脩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光祖巡行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卒於家年七十八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魯祖父子建少游長安與崔篆友善篆子駰

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奈晃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游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發書歎曰君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臻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儁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

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
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
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傳實事
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
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
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知也
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
當亦宜含忍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
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矣顧天下之人必
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
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
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昔齊桓
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
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
臣恐有司卒然見搆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
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
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
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

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

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命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嘿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光武復封均子

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平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
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
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時志乖於時以不能
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
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
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
號泣闕下不絕聲閻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
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

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罪
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
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衰持領領
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
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
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狂
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
桓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
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

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書奏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恒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勑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死夫所執彊於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損志遂徵詣廷尉尋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中興北海宇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般卜蒲切）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

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
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家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
博士右師（右師姓也）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
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
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
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
者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
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

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
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次章句著名漢
少傳父業善說災異讖諱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
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
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爲
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
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

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俶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榮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大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

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爲政寬惠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入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常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胥役遂棄車馬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撫卒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

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
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
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
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
當世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
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衆傳周
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
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
小戴所傳禮記四十篇通爲三禮焉
一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
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
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
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
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
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
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

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剋己矜恤孤
羸吏民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
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
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illegible]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
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
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
愛上大夫然一毫未嘗[illegible]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
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illegible]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
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illegible]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

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吏
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
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
復仕爲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
徵爲侍御史再遷爲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
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
爲侍中騎都尉卒於[illegible]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
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眞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
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

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
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
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日不
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
初中致仕卒於家

鐘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
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
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
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
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
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illegible]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
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illegible]從事徵拜博士稍遷太子少傅
卒於官傳業子普普[illegible]侍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
授常數百人諸儒以[illegible]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
舉孝廉卒於梁相子[illegible]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

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平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洋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通著錄千餘人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左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

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
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
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
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
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
嘗讀左氏傳雖樂其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
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根理體於
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
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
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稱爲通儒再遷尚
書令及馬氏廢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
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
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
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
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
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俗通七分皆經

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光和五年卒年五十四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年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凝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

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服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因不復補

臣謹按左氏起於六國公穀起於漢有左氏而後有公穀公穀據左氏事而專爲浮說者也使無左氏則公穀無作矣左氏雖麗藻少實然文有經緯而博通古今所[illegible]大儒矣公穀之徒於章句言語之下穿鑿其義此青衿學子之事也然辭俚而意迂多齊東之言而公羊俚俗尤甚柰何漢儒交口譏排左氏不與立博士而後以公羊尊於穀梁何其倒置如此邪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

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録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卒於官

魏

按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爲儒宗傳今以邯鄲淳事已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劭傳特叙五人焉

董遇字季直弘農人也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遇采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録詣鄴轉爲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逾年而卒不成爲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

子爲老子作訓註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之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答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遇子綏亦有才學位至祕書監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黌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隸鐘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爲超作露布文故不即叙晚乃出爲陰泉長延康中轉爲白馬王相洪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爲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爲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爲西平太守卒於官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

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都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爲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爲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推吏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後數歲病亡勑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檐負經書每以採梠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譙王郎中王

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
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
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
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常從問左氏傳禧荅曰
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
名莫若詩左氏直相祈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
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
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疾後數歲病亡
樂詳字文載河東人也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
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
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畢遂歸鄉里時
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
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
博士十餘人學多褊俠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
唯詳五業並受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
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
悉又善推步別受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
都尉以才劣於學故歷三世竟不出爲守宰正始中以

年老罷歸門徒數千人

儒林傳卷第一　通志一百七十二

儒林傳第二　通志一百七十三

晉

范平　文立　陳邵

虞喜　劉兆　汜毓

徐苗　崔遊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續咸

徐邈　孔衍　范宣

韋謏　范弘之　王歡

梁

伏曼容 子晰 晰子挺 挺子知命　何佟之 劉澄

嚴植之　司馬鈞　卞華

崔靈恩 虞僧誕　孔僉　盧廣

沈峻 舅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陳

沈文阿　沈洙　戚袞

鄭灼 陸詡 賀德基　沈德威　全緩

張譏　顧越 龔孟舒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晉

范平字子安吳都錢唐人也其先鉅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材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吳平大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奭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常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字廣休巴郡閬江人也蜀時遊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爲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敘用一以慰巴蜀之心次以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以立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改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除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舉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

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明帝復下詔徵之喜仍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等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

豫自有傳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旨焉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

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
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驊騮
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
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
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
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
意容一難兆不能對客去乃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
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
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

卓炤燿育膺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弈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
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篤
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
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
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
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唯毓不畜門人清淨自守
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倦懷閑誘以一隅示之合三
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

年七十一卒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恚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輒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殮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泰始初武帝録叙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

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淵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字玄高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毀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總功之親疎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誦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濵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失所在後與紀依于劉淵淵以隆爲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隆死于劉聰之世聰贈太師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奕世不而恬泊操尚貞素若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筭歷圖緯靡不畢窺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舉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傳辟爲參軍

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
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上疏稱述其能敦於是逼夷赴洛
夷遂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
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
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遣令營
卹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夷尋以胡寇
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贍之元帝爲丞相教以夷爲儒
林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嘗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
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志

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
又除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
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
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
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不
許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謚曰貞子夷臨終
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舄之飾未嘗
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
須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

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唯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駮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蟲猛獸皆循繞其傍是以劉淵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群言高才善文論及脩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爲從事中郎後遂沒于石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死于石虎之世虎贈儀同三司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

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
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
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
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
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
侍帝雖口不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摽明指趣撰正五經
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
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龍待帝宴集酣樂之後
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每
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
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薨
論者多有同異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
進謝石爲尚書令玄爲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
廟迭毀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
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
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
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

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
覽庶事無滯則建慎其預而人聽不惑豈獨邑至里詣
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蠹漁之所資又不可
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藝文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
白者乎君子之心誰譽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
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尾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
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
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
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
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檢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
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君宗何取於耳目哉
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
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
寧與邈皆爲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寧素高而措
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
敢排彊族乃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
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亟戒魯穆王
雖有酣媟之累而奉上統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爲

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嘗詣東府遇衆賓
沉湎引滿諠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
生唯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
以爲忤也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
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
一時之俊以邈爲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帝
謂邈曰雖未勑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
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
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去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參
綜朝政脩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
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
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
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邈
蒞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辨
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
得俱忌於東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
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
邈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爲太常博士祕書郎豁弟沽

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爲功曹出補西陽太守
與無忌俱爲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
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
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
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
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
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
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

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
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
不形於色雖郡隣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
石勒嘗騎至山陽勑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
境視職朞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
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
廬江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
之元帝以爲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
追贈太僕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荅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愽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愽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愽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

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以知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閒居屢空嘗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愽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嘗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

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教授爲事義熙中
連徵不至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群言祕要
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爲黃門郎後又入于石虎署
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爲廷尉識
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爲侍中再爲
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
伏林二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
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冉閔又署爲光祿

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
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
羯本爲仇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
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恆而況千
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至王苞桑之誡也閔
志在綏撫銳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
陽謏性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
陽曰我高我魯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
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

軟抵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嗤笑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
好學以儒術該明為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
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
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
淮肥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夭亡因時立功
石亦與焉又開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
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
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illegible]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
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
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
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
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
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
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
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
於約己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
不可不深防源本以絕其流末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

尤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及王珣書極論前事辭旨憤慄然竟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公杭令年四十七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至慕容暐襲僞號晉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爲符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梁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

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
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
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
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
畫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
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
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
爲其禮難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
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
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
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尾棺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
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
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
容多伎術善音律射御風角醫筭莫不閑了爲周易毛
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晒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
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
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晒令得養焉武帝
踐阼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

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
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
有十五事爲吏民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
如永陽時人有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
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
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徵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
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爲黃門侍郎俄遷信
武將軍監吳郡事晰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爲吏俱稱廉
白遠累見擢晰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

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爲豫
章內史乃出拜書侍御史虞曠奏晰怨望要君請以大
不敬論有詔勿治晰遂得就郡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
國子博士未赴卒初晰父曼容與樂安任遙皆昵於齊
太尉王儉遙子昉及晰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
已爲司徒左長史晰獨滯於參軍事及終名位略相侔
晰性儉素車服麗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
時然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
挺字士摽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

爲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
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爲當時第一武帝
師至新林挺迎謁帝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爲征東行
參軍時年十八矣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
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罕有其比累
遷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
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貴勢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
隱靜後遂出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婦被劾懼罪
乃變服出家名僧挺藏匿久之遇赦乃出太心寺會郡

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疏
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
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景襲郢
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
景篡位以爲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
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爲邵陵王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晉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
邵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
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

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
學士仕齊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生講喪服結草爲絰屈
手巾爲冠諸公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建
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
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大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
凶禮則皆取決焉後爲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
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
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有至性父母亡後常
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
行于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爲性彌好潔在縣埽拂郭邑
路無橫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貞正善
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佟之自東昏即
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廷武帝踐阼尊重儒
術以爲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
裨益天監二年卒官帝甚悼惜之故事左丞無贈官者
帝詔特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
子朝隱朝晦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散騎常侍植之

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稍習鄭氏
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享不以所長高人少
遭父憂居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常侍仍
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
跣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爲康樂令
植之在縣清白吏民稱之天監二年詔求通儒脩五禮
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
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
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
餘人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
便不受廩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
得成喪植之性仁慈好行陰德在閭室未嘗忿也少嘗
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
六日而死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撫塘
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
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
其人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
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也晉譙王承七代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掌文記遙光之敗曹虎入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殺虎叱令速去荅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爲賊虎捨之去尋兵至見殺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爲瓛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天監初爲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

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大議帝由是勑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

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
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曰擇
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此其
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
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
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
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
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
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

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
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繆
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
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
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母之義
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
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
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筠後爲尚書左丞卒
於始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

令

卞平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壼六世孫也父倫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天監中爲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靈恩先在北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武帝重其儒術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教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逐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

博士講衆尤盛又出爲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註毛詩二十二卷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篇生徒亦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後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於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淑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習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仕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爲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昏睡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後出都遍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禮立義

則周官一書實爲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
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
沈峻特精此書皆時開講肆羣儒劉嵒沈宏沈熊之徒
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嘆服人無閒言弟請宜即
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
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時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及中書舍人賀琛奉勑撰梁官儀乃啓峻及孔子祛補
西省學士助撰録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
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

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
慈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禮每講
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爲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文學及
出爲江州刺史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輙
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峻子文阿列在陳史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
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
爲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篇聽者常數百人爲西省
學士助賀琛撰録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

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武帝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
尋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勑子祛與右衛朱
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郎卒
官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
周易義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
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國子助
教於學講說聽者恒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
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武帝善之
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
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
迎之及至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疏並見
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

沈文阿字國衡梁武令浚之子也文阿性剛彊有旅
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
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採先儒異同自爲義疏通三
禮三傳察孝廉累遷國子助教五經博士簡文帝在東

宮引爲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
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入援都
臺城陷與張嵊保兵興嵊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
名求之甚急文阿躬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
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
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
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存者
文阿父峻梁世常掌朝儀頗有遺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
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
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
鎖頸致於上前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武
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
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文帝即位剋日
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昔者
隆周之時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
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制斯蓋示天下以
有主慮社稷之艱危也末葉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
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

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鐘鼓不
序於君臣之儀吉禮明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
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朝一
二臣衛者也其壞奠之
執璧此以玉作瑞也
琮秦燒經典威儀散
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
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舞壽國家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歡
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情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

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
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殿羣臣陪
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
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中卒贈廷
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
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時儒者多傳其學
次洙字弘道三興武康人也祖休李梁餘杭令父山卿
紹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遊通三
禮春秋左氏傳精識隱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

荅仕梁爲尚書祠部郎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武帝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兄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州主人奉使關右固欲迎喪久而未成三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見在此者爲至月末除靈內外即吉爲待主人還情

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王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決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記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爲禮無

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
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亡不
測其子孫制服依時釋衰此並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
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關故事在此者並
應釋除衰麻毀靈桁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
天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
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
洙議奏可文帝即位累遷光祿卿侍東宮讀廢帝嗣位
歷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梁代舊律測囚之

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
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
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坐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
立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
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依準五
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
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
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惰之士無人不服誣
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永於事爲衷若謂

小促前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
且人之所堪既有彊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
榜笞刺爇身無完者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
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唯輕功
疑唯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爲
允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
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沖之祖昞父
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
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

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
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
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古今之聞參會二漏
之議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
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
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
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無捍獄囚無在
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宜依范泉前制宣帝曰沈長
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議非頓異范

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還刪定曹詳改前制宣
帝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
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年中大義略舉年十九梁武
帝勑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除揚州祭
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
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
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
屍而殯爲儒者推許如此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
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上先命道學五相質難
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剸談摛辭辯縱橫難
以荅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
若領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敬帝立爲江州長史仍隨
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袞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
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於始興王府錄
事參軍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逢亂亡失禮記義四十
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

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
承聖中爲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
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
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
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豪盡每
削用之常蔬食講受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
心起便講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
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
郡劉友紹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

五禮後爲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時百
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
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爲國
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
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
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
學祖父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
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

裌褙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大建中位鎮南始安王府諮議將軍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焉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伏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勑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裘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譏早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每有

講集必令召譏及侯景寇逆譏於圍城之中獨侍哀太
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
天嘉中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
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
坐厲聲助其申理譏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
理雖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
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
譏在席使人懍然宣帝時爲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
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
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
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
賜御服衣一襲後主嗣位爲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
常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勑召譏
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勑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
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即是譏後事陳亡入隋卒于長安
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
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
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眞觀道士姚綏

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勑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議參軍家傳儒業並專門教授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聰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諱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爲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初爲南平元襄三偉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中詔飈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剋捷直至洛陽既而顥遂肆驕縱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得

歸裁至彭城慶之果見擢衂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機
及至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
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徧該經藝深明毛
詩傍通異義特善老莊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長
七尺三寸美須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
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
美之由是擢爲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
仍令侍宣城王講大同八年轉安西武陵王府內中錄
事參軍尋遷府諮議及侯景之亂越與同志沈文阿等

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二年詔
受宣惠晉安王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
平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于虎丘山與吳興沈烱同郡
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爲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爲國子博
士天嘉中詔侍東宮讀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
甚見優禮尋領羽林監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
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決咸見施用每侍
講東宮皇太子常虛懷禮接越以宮僚未盡時彥且太
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乃上書言其故帝

深感之而不能章及廢帝即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猶爲帝朝夕講授甚見尊寵時宣帝輔政華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宣帝言越將扇動蕃鎮遂免官大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所著喪服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牋表凡二百餘篇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位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家世冠族不害幼孤而脩立好學梁世爲太學博士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建儒宮詔付外議依事施行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勑脩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大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除安

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住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鉅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彊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夕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掉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孝經論語喪服詔舉高第除中軍安成王府記室參軍天嘉中爲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就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駮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爲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

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來請道者常數十
百人遷散騎常侍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閤祭酒著春秋
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
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二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
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
高仕梁爲婁令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
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
榮爲郡三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
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峙始不可測嚴君平鄭子
真何以尚茲鄙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
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儒林傳第三

通志一百七十四

後魏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子崇祖

北齊

李鉉　孫靈暉 馬子結 石曜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從弟長暄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奉禮

張彫虎

後周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宗道暉　樂遜 黎景熙 趙文深 冀儁

隋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沖 王孝籍

後魏

李延壽曰儒者其爲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源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

一以貫之雖世或汚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埽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郡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

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録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内淆亂校學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埽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爾朱殘酷文章咸盪禮樂同奔絃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

亡復徵中山張彫虎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既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很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氷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也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德自生知體自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士者惟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踈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

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埽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循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群藝脩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明皇纂歷敦尚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貟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録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衮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生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
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
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彊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
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
縣河之辯侍中竭查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
群疑渙然氷釋於是超擢奇儁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
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
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

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
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
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
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
唯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
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
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
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
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

有經籍因此湮沒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家者可不慎歟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常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玄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刀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

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虎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玄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今自魏梁越以下各依時代編次以備儒林云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爲禮經
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元
初以師傅恩賜爵祝阿侯出爲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
拜光祿大夫卒
盧醜昌黎徒何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太武監國醜以
博學入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
騎常侍卒於河內太守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也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恒
數百人偉儒謹汎納雖有頑愚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

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
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
授中書博士累遷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
勞沮渠無諱又使宋賜爵成皐子出爲營州刺史進爵
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梁祚北地泥陽人也父邵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陽太守
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
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
平恒有舊恒時請與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

爲李訢所排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官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訖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録品第商畧是非號曰畧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産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遷祕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北平陽諏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郎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弃恒每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罔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或以爲言恒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刀雍等共飲噉之家久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爲祕書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少孤貧而奉母至孝齠齓聰識
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群博通墳籍常非馬融
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
世爲縉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祕書省游雅
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
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
流推此而言自葱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
爲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
子奇身且小人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

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
不傳禮官名豈同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
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竟何
職也由是雅憾之先是勑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
惡之遂不復叙用焉奇穴散數年高允每與發揚古籍
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
具瞻何爲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
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燒於庭內奇曰公
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

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喻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得寬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擥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外生常矯之仕歷郡守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勃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

輙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之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愽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旱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爭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選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徵典内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及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不就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録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内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獻之於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并立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脩古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七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午天祐受易詮天祐粗爲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户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爲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其要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吾貴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主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又明陰陽博物多

識故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畧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後爲國子助教嘗靜坐讀書有叩門者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義理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六世祖道恭爲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五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勑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大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前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

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
蔚與虔以儒學相知及虔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
文嘗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溝瀆嘗以
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
高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
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宜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章欲案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意尋爲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廷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武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穴從僕射遷秘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典籍未周乃上疏言臣厠班秘省唯書是司舊典不全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讎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

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
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第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
月可了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
專精考校參定字義詔許之後遷黃門侍郎代崔光爲
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惟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
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之
勞封棗彊縣男明帝初出爲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
夫魏初以來儒生寒宦志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始
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

師焉卒于官贈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封伯禮善
隸書位國子博士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
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
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
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
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
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
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

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笙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經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歛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兗州有舊因徙屬焉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人間爲亂兵所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求加策命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衛國頓丘人也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後宣

武徵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教授京兆清
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爲輔軍將軍除安州刺史因述職
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
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
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
祿大夫後以老解職徵出州入郡雖學業所致亦由汝
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爲啓請焉永熙二年卒孝武帝
以徵昔授學業優贈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
諡曰文烈子仲聲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虯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
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
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
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
馥乃謂曰李生乃久逐弟博士何所得也業興嘿爾不
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
是拂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
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後乃
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筭歷雖

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
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歷節氣
後辰下筭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歷上之于時屯騎
校尉張洪盪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歷宣武詔
令共爲一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成戊子歷正光
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歷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
數亡缺又脩之各爲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勑典儀注未
幾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歷之勳賜爵長子伯後
以孝武登極之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
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
昇竇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
奏今皇居徙御百度剏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
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户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
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爲制詔從之於時尚
書右僕射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
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天平四年與兼散
騎常侍李諧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朱异問
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圓丘邪業興曰委粟

是圓丘非南郊昇曰比聞郊丘異所乃是用鄭義我此
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用鄭解昇曰若然
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
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
禮禫用二十七月也昇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
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顏所制明堂上圓下方
裴惶除室耳今比上不圓何也昇曰圓方俗說經典無
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
卿錄梁上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楯
昇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昇曰
曰緯候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
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昇不答梁武問業興
詩周南王者之化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
何名為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
陽昭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
受命作邑於酆文王為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既登九
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為繫梁武
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

此是夏正月梁武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以何月爲正月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是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梁武又曰禮云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爲友業興對曰孔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之事如此之比禮記之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有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

少答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爲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往當著被罵邢子才云爾婦疾顧或問實邪業興曰爾大癡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誰檢看興和初又爲甲子元歷時見施用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爲本州刺史既而以爲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碁歷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蔀九百八十七爲升分還以己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之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剋剋後凶文襄既剋欲以業興當凶乃殺之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修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恡或有乖忤即便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

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業興二子崇祖遵祖崇祖字子述傳父業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二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工至於忽閱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筭也封屯留縣侯遵祖齊天保初難宗景歷甚精崇祖為元子武卜葬地醉而謂之曰改葬後當不異孝文武成或告之兄弟伏法

北齊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虯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拒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

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常至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繆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喟然有刊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文字爰及倉雅刪正文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毋懷文等草定新歷録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在東宮文宣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病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王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孫靈暉武邑武遂人魏光禄大夫惠蔚之族曾孫也靈暉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録章疏研精尋問更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

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仕
齊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
刺史仍隨綽之鎮綽所爲猖蹷靈暉唯默默憂顇不能
諫止綽表請靈暉爲王師以管記馬子結爲諮議朝廷
以王師三品奏啓不合後主於啓下手詔云但用之儒
者甚以爲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
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恒爲綽請
僧設齋行道齊亡卒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
魏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及兄子廉子尚三人
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
有贈詩陽揔爲一篇酬答詩云三馬皆白眉者也子結
爲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
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
墜馬不止綽以爲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爲諮議焉石曜
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武平中爲
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爲兗州刺
史性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千疋以遺之至黎
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

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並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曜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位終譙州刺史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趙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三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其家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

劉軌思勃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

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勃海人也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爲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仕齊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爲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都教授貴游子弟齊亡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鄚人也少好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爲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嵩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歸卒于家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成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户讀書暑月唯着犢鼻褌與儒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愛寶鼎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策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爲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

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絶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分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之始舉晝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李璵亦嘗以晝應詔先告之晝曰公自爲國舉才何勞語晝河南王孝璵聞晝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使且在齋坐晝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録所上之書名曰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蓋以指時政之不良晝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踈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卒於家晝嘗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晝交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忽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爲興俊令得假暫來辭別云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

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甚衆乃詣州求舉秀才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受國子助教再遷國子博士武成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嘗夜夢虎將來向之敬德走超蘩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爲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踈時時以春秋入授猶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郎待詔文林館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

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
超等齊名文襄並引爲賓客天保八年勑教太原王紹
德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
主愛之呼爲博士及登阼景仁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在
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
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爲其兄子娶景仁第
二息瑜之女因以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
遣徐之範等療之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
後勑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

送步障爲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如故每
旦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顒希旨
奏令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顒猶存
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
刺史司空公景仁爲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
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
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十餘
年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景仁出自
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奇莫知氏

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爲其慙悚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穴高門廣宇當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理正河間鄭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天保初郡貢孝廉策居上第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盡師傅之禮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爲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營勢恥於左宦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脩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爲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承閒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如此會曾

遣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垂至乃逢寒雪寄息他
舍會方處學堂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會乃笑曰行
人至矣何意中停遂使人詣其處追尋果如其語會每
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辨吉凶易占之屬都
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之日常乘驢上下
其職事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鍾漏已盡會唯獨
乘一驢忽見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
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
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
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去家
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臨
送者爲其傷慟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末
自府還第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注易一部行於
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
刊例十卷行於時亦爲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
廓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
位國子助教

張彫虎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其兄蘭虎仕尚書令
史微有資產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爲書生停其宅彫
虎少美貌爲元則所愛悅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絕人
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
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彊辯神武召入霸府令與諸子
講說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即位以
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彫虎
應選時號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馬敬
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講與侍書張景仁

並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講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
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於其親何洪珍公
私之事彫虎常爲其指南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時穆
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彫虎爲洪珍謀主忌
惡之洪珍又奏彫虎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
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勑奏事不趍呼爲博士彫虎
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議論
無所迴避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
帷扆帝亦深倚杖之方委以朝政彫虎便以澂清爲己

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
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彫虎不如邕若致
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
中崔季舒黃門侍郎郭遵諫幸晉陽為長鸞所譖誅臨
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彫虎曰臣起自書生光寵隆洽今
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
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語其政道令聽覽之間無
所擁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歔欷流涕俯而就戮左
右莫不怜而壯之子德沖等徙北邊南安王思好之

德沖及弟德揭俱免德沖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
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沖並在殿庭就執目見
冤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郭遵者鉅鹿人也齊文
宣為太原公時為國常侍帝家人有蓋豐洛者典知家
務號曰蓋將遵因其處分曾抗拒之為高德正所貴齊
受禪由是擢為主書專令訪察中書舍人朱謂為鉅鹿
太守遵為弟子求官謂啓文宣鞭之二百付京畿久之
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別駕會韓長鸞父永興為刺
史因此遂相參附後擢為黃門侍郎被誅遵出自微賤

易爲厥滿宮門逢諸貴輒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爲輕率
嘗於宮門牽韓長鸞辭曰王在得言主上縱放如此曾
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掣手而去由是不
加援故及於禍

後周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歲而
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
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仕歷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
學館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
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
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王蕭詧
累遷都官尚書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
經明行脩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聘之仍致書于重
又勑襄州總管衛公直敕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
保定末重至京師詔令詳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
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聽者二千
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推伏
六年授綜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

門館爲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請還梁武帝優詔不
許重固請乃許爲遣小司門正士楊汪送之梁主蕭歸
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
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
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
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
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
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
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
書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
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
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
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
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
匐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游學於
汾晉間習天文及筭歷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屬
東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便得

逃隱文帝亞河東贈保周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
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爲府參軍令在館教
授子孫文帝置學東宮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
學通贍每解書常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
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户不
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
據鞍讀書以至馬驚墮地折其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
子博士賜姓万紐于氏六官建拜太學博士天和二年
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

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病卒深既專經又
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
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
經異同說三卷綱畧論并目録三十一卷子義綱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
陳達授三傳又從房糾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
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
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
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時西

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覩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埽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

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媿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畧爲優帝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勑所在

供給至京勑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文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安生既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爲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爲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墓去此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讙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所訴非理安生猶率其宗族向冢而號嘗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樂遜字遜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文帝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户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文帝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爲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明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功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州人

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
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
革前幣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
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
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陰郡守遜以
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
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
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
謹寡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

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
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
辭理並可觀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學顯景熙字季明
河間鄚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嶷魏太武時以軍功
賜爵容城男後爲燕郡守祖鎮父瓊並襲爵季明少好
讀書性彊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魏太武時尚
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司
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
氏有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

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
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孝武西遷
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稍遷黎
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
川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留於內館月餘文帝
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
末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
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作不怠然
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武成

未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
卿百僚極言得失季明上封事言春秋莊公三十一年
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
也僖公二十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
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
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
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
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輒應之以異今若息
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覬

矣是時豪富之家競爲奢麗而朝廷選舉之道猶爲未
公季明又上書言陛下自即位以來尅己節用慕質去
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猶侈於衢路綺縠仍耀於邸宅
裋褐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户此則勸導之理有
所未周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
矣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金之産不造
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當不如
奴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
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國家承魏氏衰

亂之後貞信未興冒[illegible]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習抑
流競之風察鴻都[illegible]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
重於時虧德之器[illegible]陳於側則人知德矣臣又聞之爲
政之要在於選舉[illegible]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
上則致積薪之譏是[illegible]以古之善爲政者貫魚以次任必
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
用官得其材任當[illegible]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
不仁者遠則無事[illegible]哉人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
史廨宇屢移未有[illegible]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

東觀帝王所寶此[illegible]彼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嘗奏
請修[illegible]至今未加[illegible]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
於是廨宇方立天[illegible]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
以疾卒又文帝初[illegible]天下分崩時學術之士蓋寡故曲
學末伎咸見引納[illegible]若冀儁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
而名著於世並見[illegible]用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
沈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
文帝引爲記室時文帝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僞爲魏
帝勑書與賞也頭令將兵助文帝討悅儁尋舊勑模寫

及代舍人主書等略者與眞無異文帝大悅費也頭見勑
不以爲疑遂遣兵受文帝節度大統初封長安縣男從
征弘農戰於沙苑進爵爲子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教
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
謂之謝章儁以書[illegible]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爲合
禮遂啓文帝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
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儁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
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進爵
爲昌樂侯卒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

進仕魏爲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周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及冀雋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隸書紕繆令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游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除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主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初成文深以題牓之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牓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帝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

朝貴多山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
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
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
宣帝即位拜小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
旨免官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
開府尋拜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
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
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翫唯彥之
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
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
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
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
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
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墳
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
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孝舒仲龕並早有令譽仲龕
官至猗氏令

何妥字栖鳳西域人也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新故之故爲是眷顧之顧衆咸異之年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脊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爲多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言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

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
職妥因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
之孔子曰舉直措枉則人服舉枉措直則人不服由此
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
察今之舉人良異於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
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屈抑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不之
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
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民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群
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

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參以衆
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
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
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
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
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
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
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相不

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睦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
少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人不善也
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曰
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
德量力既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不慮
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顛沛致
蹷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
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
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祈名

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
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如范威漏刻十載
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
徐道慶迴互子午麋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遲
亂律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
祖不識北辰今復轔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
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以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
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
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尤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傅巖

滋水之氣蓋以指威激上也書奏威大銜之二年威定
考文學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
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與威有隙其後上
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
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
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
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
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
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
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
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
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
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
以武脩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
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母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
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
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

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絃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大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誦故自聖賢以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犧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

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
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
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
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
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
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
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
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
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覆樂聲南度以是大備

江東宋齊以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
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
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
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
樂人悉反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並
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
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
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
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

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勑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十年惟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子蔚爲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又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請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于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並知名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禮記春秋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游所禮開

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眞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常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膺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脩正樂章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

今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編脩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賻贈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焉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

晝讀縉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受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句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皆為剖析疑滯雖辭非俊

辯而理義宏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嬴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于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交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彊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開皇中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歷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勑與

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衆咸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歷書十卷五經述議十卷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以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令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冑玄多不同被駮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爲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炫彊記默

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
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爲戶曹從
事後刺史[illegible]繪復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開皇中奉
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
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歷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
[illegible]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縣司責
六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
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
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

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小嘉言
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
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
[illegible]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
遺逸之書炫遂係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
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
于家[illegible]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勑令事
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爲帳內每
使執[illegible]衛俄而釋之令與劉焯同典校書史炫因

擬屈[illegible]以自寄及秀廢與諸儒脩定五禮
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生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朞大
夫降一等[illegible]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
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
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
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縗三月良由
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
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踈自此
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
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illegible]不宜
發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
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
人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
牛弘引炫脩律令始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
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
州縣佐[illegible]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
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
弘嘗[illegible]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

於前[illegible]則不濟其故[illegible]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
歲終[illegible]其[illegible]最安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
而已今[illegible]常慮[illegible]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
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
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
[illegible]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
二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
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
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illegible]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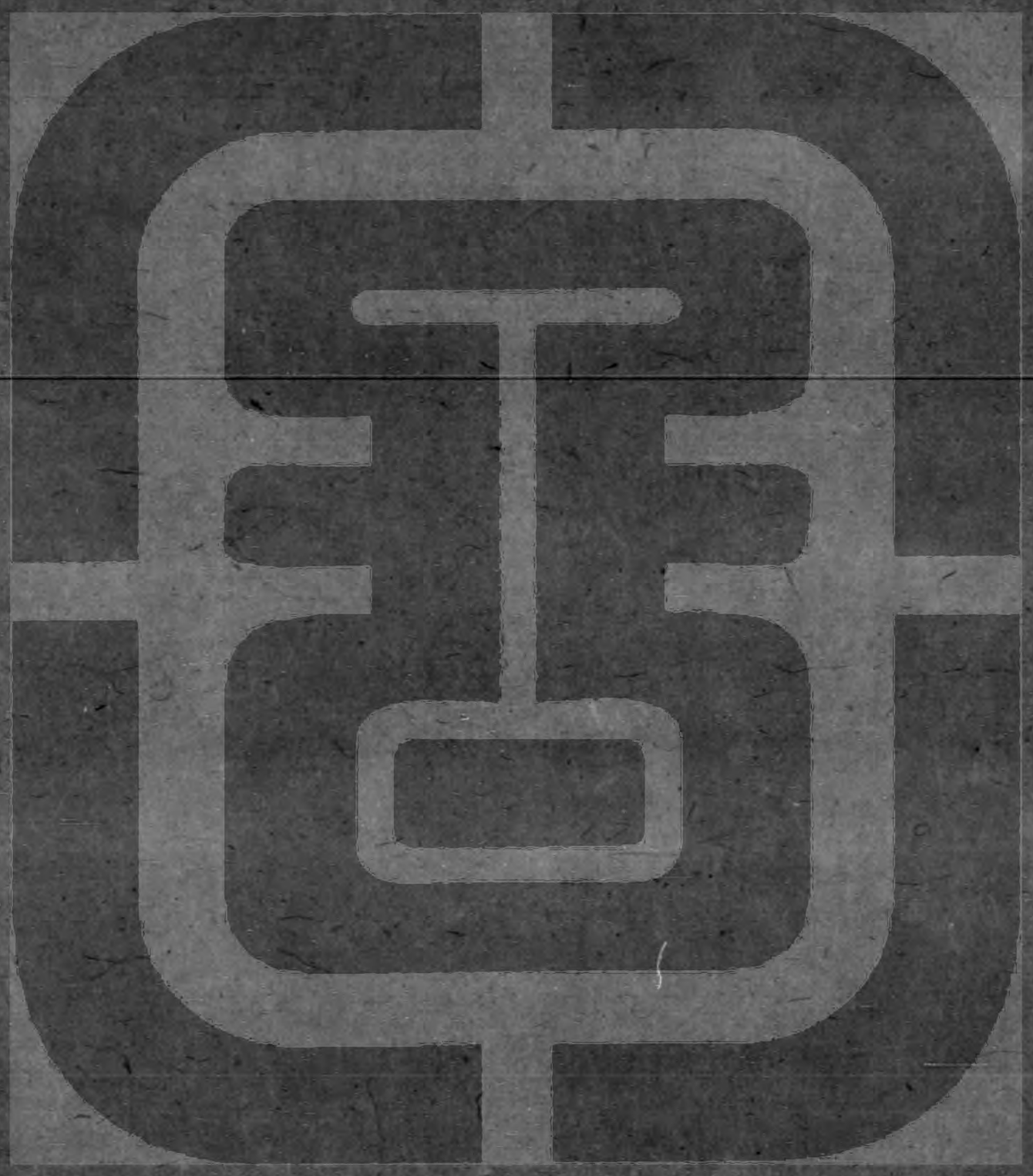
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一也省
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
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
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
奉勑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於河間于
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
相去[illegible]閒斷絕鬱鬱不得志以前世通人司馬相
如揚[illegible]鄭[illegible]成等皆自叙徽美傳芳來葉故
亦[illegible]采者炫時在郡城糧餉

斷[illegible]
乃出[illegible]
破炫[illegible]
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餓而死時年六十
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俳諧多自
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宦塗不遂著論語
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
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
十卷注詩序一卷筭術一卷并所著文集並行世時

[illegible]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
[illegible]城堡未幾賊爲官軍所
[illegible]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
[illegible]所依復[illegible]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
[illegible]

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知名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illegible]天
[illegible]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時博辯無能屈
由是擢爲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顧彪字仲文餘
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
疏二十卷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
章句義[illegible]於世張沖字叔玄吳郡人仕陳
爲左[illegible]郎[illegible]非其[illegible]乃[illegible]思經典撰春秋義畧異於
杜氏[illegible]餘事[illegible]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

前[illegible]下[illegible]付讀王孝籍平原人少好
學博[illegible]群言遍[illegible]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交
善開[illegible]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七
年而不免輸稅課役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
書牛弘以求申拔辭語酸苦見者爲稱屈弘亦知其有
[illegible]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
[illegible]及詩遭亂零落

儒林傳第三

通志一百七十